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3

門 口 12
次 2893
卷 3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三

南海康有爲更生學

莊公名同周莊王四年卽位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二傳同義故知魯史原文有公卽位而孔子削之以明人子隱父不忍卽位之義所以別于與聞弑事之亂臣賊子也公羊傳云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則是春秋之義爲孔子所竊取者當時口說蓋若別爲一書如通義然不涉人事如桓九年所謂春秋有譏

父老子代從政同學者當知此乃孔子之春秋微言大義之所寄
託而非言文與事之魯史春秋也

夫人姜氏奔于齊三月迎夫人姜氏于齊

夫人姜氏奔于齊

三月迎夫人姜氏于齊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傳孫者何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
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
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
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
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
母也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
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
若于道者天絕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二傳同
義何君述口說曰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
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故知魯史作奔又作迎
孔子改削爲孫又削去姜氏二字以示絕也何君又述口說曰念
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踈瞿不爲不親齊
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貶者見王法
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
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此孔子明君夫人與謀弒君
臣子得稱天而絕之不當迎還以爲母也春秋別嫌明微以母屬
至親遇此大變多惑而不知所處若唐之待武后幽之別宮而不
絕其郊廟非也晉之幽賈庶人于金墉城唐之廢韋庶人而誅之
正合臣子稱天以誅絕君母之義其尚有惑于母子之名而忘尊
宗社之重則不知春秋之義者也人之于天以道受命凡天然之
公理皆天命而人受之者此爲孔子大義而穀梁述之其不合于

公理者皆當奉天以絕之臣子大受命此發受命之義皆孔子微言也練時思母穀梁與何同義足証口說之同何君又引絕文姜距蒯聵脅靈社數義皆春秋非常異義董子繁露亦引之可見孔門口說蓋孔子立道治人如循環然無所不及既以治臣又以治君父既以治人亦以治鬼無所偏倚無所畸輕畸重也特據亂升平太平之時少有所異據亂則先從臣子治起至升平太平則無人不治皆平等待之後儒不知孔子大義遂視距蒯聵絕文姜叅仲行權爲可怪于是蔽于一端令君父得縱行其惡不知天之視人人人平等孔子以天治人亦人人平等春秋討亂臣賊子之義蓋多矣譬如作法律安得不周普徧及而可無一條治暴君淫母者乎

夏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

夏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君述口說曰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公穀皆言何以不言如何

以不言使故知魯史原文作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而孔子削之以明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之義此二語見下經穀梁傳而何君引云作禮不作穀梁傳盖公羊家守其師法得自口傳並非穀梁所獨有故知爲口說也凡此之類見穀梁何注同義可悟春秋義全在口說而不在事文矣據亂世最親父子故亦重仇讐盖所親重者其反比例仇讐亦自重此公理也若太平世大同之義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則仇讐亦少減輕矣又明尊卑婚姻之禮今歐洲女后娶夫及貴女姻禮亦卑者不敢先求而陽倡陰和不可斥與亦同此義何君述口說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尊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此又託單伯以發貢士之義春秋時去古未遠當貴族世權之時故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齊國高楚屈景凡大夫士百官執事皆貴族爲之未有拔取民間

起自寒畯者故孔子之聖不得相魯而顏會僅老氓庶凡古國皆然希臘羅馬皆以世族爲政至今德法英國世爵尚甚尊故民權雖開民主已立而世爵尚不能廢至委曲特立一上議院以待之印度之刹利世爲王及官而首陀永爲賤役若夫埃及至今尚世族爲政而平民無爲官者更無爲政之想暹羅亦皆王族各大臣之子弟分爲官庶民亦無爲吏者即日本向來王朝公卿諸藩封建皆以世族皆略與春秋時同自孔子作春秋以改制立學校貢舉之義託此經以發之漢武帝時董仲舒建議請立學官又定郡國選舉孝廉而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自是諸科選舉之法出窮巷秀民皆得以學術爲公卿而世家貴族若不通學得舉皆爲庶人凡執政任官皆論才賢而不論門族此孔子創立之法而中國行之最早者也天之公理以賢治不肖以智治愚大同之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凡在民上者皆然凡世爵皆非也孔子生當據亂

故先發大夫不世而內諸侯則待以世祿不世官之義推之升平世則諸侯不世太平世則天子不世皆當選賢爲之今歐國立憲之法蓋用內諸侯世祿不世官之義以待其君亦以生當升平一時不能去世帝而委曲以致之別舉賢爲相以執國政所謂通賢共治示不獨尊重民之至此實升平之法也升平者不能極平而少得其平故其政體委曲如此也故得孔子一世之治體皆可進退推之于三世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齊侯來逆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齊侯來逆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二傳同義明主王姬之禮而穀梁特詳且得大義何注爲公羊家口說有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語則二傳口說本同但有詳略耳魯史有齊侯來逆文孔子削之以著父讐不通之義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薨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薨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二傳同而穀梁得大義賞人于朝臣當受命此孔子改制所定之義舊制侯國于天子多羈縻若唐之藩鎮及今朝鮮安南諸屬國皆錫命者非純臣之義故非正也漢晉六朝皆無追贈之官蓋猶行不追命之義然贈官猶可如追王之義贈服則生非所服而死不能服不正矣孔子託此以明無錫命追命之義何君引口說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此詳九錫及謚法又孔子加天字於王上說見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此去之者以著追錫惡人之悖天也

日月王姬歸于齊

日月王姬歸于齊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戕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二傳同何注曰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故知魯史有月孔子削之此明凡主女有父母道義歐美多義女可以通之

齊師取紀邾鄫郱

齊師取紀邾鄫郱

齊師遷紀邾鄫郱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何注襄公將

復讐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此明復讐之義
乃據亂之法董子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此
專言襄公復讎故可爲諱若他條則貶之各明一義穀梁傳紀國
也邾鄫鄫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鄫鄫與公羊義異當是傳聞誤也

二年春二月葬陳莊公

二年春二月葬陳莊公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無說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邾婁於餘丘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邾婁於餘丘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
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
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
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穀梁兼引公羊義故知二義皆先師所傳
其在齊在曹之義然本經是否不足論但以公子帥師而敵一邑
則可病及君在即爲國此爲孔子口說春秋大義此先師所記者
其傳在某經則無闕大義先師所不甚計也然創二說考之魯史
原文必有邾婁字而孔子特削之以著君在則爲國或病公子帥
師敵一邑之義據亂世以君爲一國之主故晉元帝宋高宗之南
渡甚至若帝昺之在崖山明朱由榔之入緬甸猶存宋明之號此
亦君在即爲國之義若升平世則以國都爲主以民爲主不逐君
爲轉移矣此又在學者當推例以觀其通也

秋七月口口齊王姬薨

秋七月口口齊王姬薨

秋七月口口齊王姬薨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何君述口說曰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故知魯史原文有日而孔子削之此明嫁人女有父母道當爲喪之禮記齊侯使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可推以爲養女有恩義當以父母兄弟之義親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鄄口口口口夫人至自齊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鄄口口口口夫人至自齊部穀梁作禮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鄄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何注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則魯史原文必有夫人至自齊文而孔子削之以明婦禮蓋亂世男女無別故父子不正父子不正則種亂而弱今非洲尚然故不能傳種族凡大地能夫婦合婚生子者其種强明孔子生當亂世特重此義以爲撥亂法推之升平世人皆有教女亦有權又經合婚俗定之後則女道不妨寬其出入宴饗如歐西是也至太平世則教化純美人人獨立可不必爲男女大別但統之曰人類而已其出入饗宴從人道之同同

乙酉宋公馮薨

乙酉宋公馮薨

乙酉宋公馮卒

無說

三年春公子溺會齊師伐衞

三年春公子溺會齊師伐衞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蓋魯史有公子二字孔子削之以明不可會仇讎而伐同姓之義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兩義皆見前然穀梁之說較正也何君曰說曰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可知魯史本無月而孔子加入以著伐天子所立爲惡重之義

夏四月口口葬宋莊公

夏四月口口葬宋莊公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

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穀梁所引傳卽公羊也穀梁又明改葬之服著天下當有恩義于天子此據亂世之制今歐洲君民猶有數月之服若升平太平則異是穀梁又引他說不志崩危不得葬以明天子葬必七月之時蓋偏引先師所傳諸說而並發明天子及王之義此眞孔門微言而爲孔子一切義所出也蓋孔子之窮理以爲人皆三合而後生故天與父母並重性靈生于天所謂天命之謂性也體魄生于父母而體魄性靈之相合亦必天與父母和合而後生故禽獸知有母而不知父野人知有父母智人知有天世俗僅知身之出于父母固爲得半若神教專歸于天而薄父母亦爲得半而理未足也孔子發明天與父母三合

而生之義于理最爲明足故人當事父母尤當事天易曰如臨父母詩曰上帝臨汝明事天事父母一也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故事父母有温清烝嘗之思事天有旦明郊禘之報而太陽爲生物之本故報天于冬至行之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古者君主皆託于天生自稱爲天子孔子則發明凡生人皆爲天生就其體言之則君亦爲母之子就其性言之則民亦皆天之子不過古者尊者取其尊稱卑者取其卑稱耳分別尊卑此就當時據亂世而言蓋亂世以天統君以君統民故有尊卑之隔太平世則無尊卑之別人人獨立直接于天則人人皆可稱爲天子矣若當升平則人人亦可行郊禘而稱天子此孔子之意也其他郊禘不郊禘皆可按三世而推之又發明民所歸往謂之王然則必億兆謳歌朝覲公舉爲之然後可謂之王大同之世所謂選賢與能也若夫以力服人此只可謂之霸不能謂之王如後世唐太宗宋太祖只能謂

之唐太霸宋太霸而已至于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暴骨以逞只可謂之民賊其歐亞各洲及再有他地義亦不能外此通乎孔子此義而後可論諸教之是非古帝者之得失也

秋紀口以鄫入于齊

秋紀口以鄫入于齊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鄫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鄫事齊也入者内弗受也何君注曰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鄫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鄫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魯史原文書紀侯弟名孔子改而字之以

著存宗祀之賢此據亂世之義據亂之義人君以守宗廟繼世爲
賢當時不得已多爲屬國者歐人之聯邦實同于屬國如今日耳
曼廿五國爲普國附屬之類若升平世則可推爲保民如檀香山
古巴願歸美屬之比得以保境息民亦可賢也魯亡于秦後公羊
出在穀梁前不宜有魯子或者其卽曾子之筆誤乎

冬公次于郎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
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二傳同說何君引口說曰諸侯有相救之
道以抑强消亂孔子主仁以興滅國爲義故危弱將亡之國諸侯
義當救之不得畏難若劉裕伐後秦姚興興求救于北魏崔浩以
爲宜按兵不救而後秦亡此孔子之所刺也反是而言近世若俄
攻土耳其而英法救之不畏其强亦可謂義矣

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曰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何注曰牛酒曰犒加飯
羹曰饗

三月紀伯姬薨

三月紀伯姬薨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
爲之變卒之也何君引口說曰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
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同義此亦據亂世別尊卑因時之宜所謂禮時爲大也若升平世
貶諸侯則公卿士庶皆以親爲服不復別尊卑自晉後已行之若
太平世貶天子人人不獨親其親禮服又當變異矣

穀梁家說今無一家傳惟劉向差有數十條耳不足見其面目然穀梁師說若存必尚有許多非常異義然亦必不及公羊矣故嘗知穀梁尚別有口說與何邵公同然今不可考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無傳

齊侯滅紀

齊侯滅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大去其國

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此與太王去邠邠民從之同雖滅其國而未滅其種族人民故孔子特書大去以賢之以明國雖滅而貴可保種族人民之義若今猶太國雖被滅被逐而轉徙各地尚能自保其猶太之種族也又惡強暴滅小國之賢君故明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以見紀侯迫于強國亦無失國之罪魯史原文當作齊侯滅紀而孔子改爲紀侯大去其國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

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公羊家此說專明孔子復讐之義但春秋之例失地名失國名此稱紀侯又稱大去則穀梁賢紀侯之義爲長公羊先師蓋不知此說而聞復讐之義誤傳在此如前所謂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齊在曹蓋先師傳誦其義而不知其應附何經多矣二傳皆多有之先師朱先生諱次琦號子襄謂公羊皆微言大義而多誤附會于經如此條是也但所稱說九世之讐可復諸侯世國國君以國爲體國可復讐家不可復有明天子賢方伯則諸侯不得復讐無明天子賢方伯則緣恩疾讐可復又譜人之人宜誅及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號辭稱先君以相接皆孔門之眞說也但不宜附在此經耳按復讐之說回教亦貴之蓋太古狉獉之時民未知合羣皆爲獨人未知定婚皆爲野合然食草木之實獵鳥獸之肉上巢下窟不能無爭爭則强勝而弱敗衆勝而寡敗于是智者不能不謀合羣之策野合之世男女之遇合無定或朝合而夕離或一女而數男或一男而數女或數男數女相雜爲親是時夫婦不定則不知父子其後强者多獨據一人則遂爲定婚之據而生男育女皆知爲已所生育則知愛之子亦知愛其父夫妻兄弟亦知互相親愛知親愛之樂于是皆用夫婦之法男强女弱故男恒爲之主積久遂成聚族之法故太古合羣必自聚族始印度猶太希臘羅馬皆起于族聚而立族長家長其族長家長皆有專制之權故其國君必以嫡子承襲至今泰西各國皆然此皆族長之遺制也凡以族制合羣者其國必强盛其種族必大其治必文明印度希臘羅馬及中國皆爲地球第一强盛文明之國日本亦然而中國人民之多冠于地球則族制最明故也凡以族制合羣必聽于族長之命族長之讐卽一族之讐積併他族卽成小國而族長世傳之所謂國君以

國爲體也三代諸侯國皆爲帝王覇國之子孫號稱神明之胄是也凡族制以父子祖孫爲至親其親不至者則團合不固其親既至則有殺吾親者子孫義必殺之以直報怨故有復讐之義其不報讐者則爲忘親故復讐爲據亂世之大義孔子既因舊制而用族制故亦用復讐之義然孔子生當據亂而義在撥亂故有國可復而家不可復之義已示禁限免人民互相殺戮則亦以復讐不可行矣若升平之世則人人受治于法律之下則復讐之義不可行至太平世教化純美人民無有怨愁疾妒之心被髮美好食歌而遊只有相親本無相讐又人人獨立合公而大同人人不獨親其親族制亦有變異復讐之義自不必再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何君曰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蓋人文之化不能一蹴而幾于盡善既非平世皆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就太平世言之而春秋稱美之戰蓋多比于野蠻已爲文明則孔子亦從而善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亂世之美也凡亂世之文明禮義多類此以視發人先君之陵墓如伍胥之鞭楚平王尸元楊璉僧伽之斲宋理宗頭爲溺器則野蠻之尤春秋所夷狄而深惡之然則齊侯亦可美矣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謹按經文備月日而稱齊侯有美之之意當以公羊說爲宜此文當是魯史所無而孔子于百二十國寶書採之者

秋七月

秋七月

無說義與前同

冬公及齊侯狩于郜

冬公及齊侯狩于郜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何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二傳同說公羊言讐不可通穀梁刺釋怨尤明以父讎無可釋之義也何君引口說曰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發舉國人皆當復讐之義

五年春一月

五年春一月

五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此爲據亂世之制說見前

秋倪黎來來朝倪穀梁作郳

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微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

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人蔡人納衛侯朔
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人蔡人納衛侯朔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
何也逆天王之命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
朔辟王也此魯史原文當爲齊侯宋公陳人蔡人納衛侯朔孔子
改爲人以著逆天王命者侯當降爲人春秋王魯故託周王于天
以著後世諸國並立其逆天帝之命者亦當降也伐衛亦孔子筆
削所改也
六年春三月王子突救衛
六年春三月王子突救衛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

矣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
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何君注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
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
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
人字當爲魯史所無而孔子特筆穀梁善王救衛爲正義公羊刺
王不能早誅至遣貴將不能救諱爲微者爲文義春秋一文多含
數義弟子各述所聞正以互引而備不必以其互異而攻此爲讀
春秋最要法惜何君尚未悟此以篤守家法而作穀梁廢疾同室
操戈致來僞左之外侮歟
夏六月諸侯伐衛納衛侯公子留出奔
夏六月諸侯伐衛納衛侯公子留出奔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

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何君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弒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二傳同說何君又偏發所聞之春秋例魯史原文作諸侯伐衛納衛侯孔子筆削之以明不逆天王之義魯史當不書名孔子特書名以著其惡以明王命絕之之義魯史原文作納孔子筆之爲入以著其篡此專爲據亂世立法所謂一字之貶嚴于鈇鉞蓋凡君不宜立不宜入而强爭立者皆篡而逆天命宜絕之矣何君又述義曰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可知魯史必書公子留出奔齊而孔子削之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二傳說同一明諸侯不敢勝天子之義一明逆王命助篡之惡

鎮

無傳

冬齊人來歸衛寶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也何君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

二傳稍異然一以齊為首惡一以魯為貪利皆孔子之大義如以讓除惡事畢見謝為小惡又別一義也春秋最多如此故文繁而旨微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此據亂世之制崇男女之別以謹種族之傳升平世人類漸至平等且教化既明則人類皆可相通皆可相會矣至太平世人類不論男女人人獨立自主更可相會蓋太平世與太古原人幾相同而與據亂世最相反此實人道循環之理也據亂世婦人皆避男子印度婦女出入趨翔皆以長布蔽面所垂及足行步則以手執垂布而略展之或如小亭自頂覆足而露其目突厥婦女白紗蔽面乃至僅露其目埃及以黑布網蔽面以鎖挂鼻上亦僅露面波斯亦然古國皆嚴男女之別即羅馬舊俗亦然今歐美婦女之會男子自拿破侖之後然猶以紗幛面如

北宋人然蓋凡古國有教化者皆婦女不會所以異于土番野蠻以為禮此皆據亂之義無論何國必經此制乃得進化雖未至于升平然亦人道必由之路也自升平世人視之則以為婦女獨苦而實教化需時有不得已者也聖人不過因時出之若未至升平之世而逾防則為淫佚若既至升平世而強禁則為壓抑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

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

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兩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兩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兩說哉公羊說以爲記異是也公羊能述不修春秋之辭則是魯史原文公羊先師猶及見之故能對校孔子已修春秋之筆削而知其得失因知其記號之大義故公羊傳爲孔子弟子口說之傳深可寶貴今幸公羊此條傳此大義得確知春秋有兩部一部爲不修之春秋是魯史原文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也一部爲君子修之之春秋爲孔子筆削史記所述孔子之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杜預以爲據事直書則是劉歆僞左之學欲盡滅孔子之春秋而等之不修春秋但有事與文而已固爲非謬之極郎已修之春秋筆削略見其義而秦漢諸儒所謂春秋之義者皆不在焉公穀所傳之書法仍不離于事與文而已書不盡言也其曰說之微言大義則尚另爲一部也公穀所傳之義二百餘條爲一部義之顯者可早與天下人共之董何六緯所傳之口說又爲一部益深矣然言不盡意也其三世之義舍而待發者尚賴推補之升平義當爲一部太平義當爲一部部太平中又有三世又可推爲數部焉甚矣春秋之微而奧探之而不盡也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孔子之待後人探討者至矣今據此條因正面以求反面尚可推得不修春秋舊書之大概又因反面以求正面而筆削之春秋文義更顯著焉既得其書乃求其言既得其言乃推其意庶幾春秋之學尚賴是而得其萬一云爾

秋大水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麥苗同時也何君述義云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螣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發君子不以一過責人及重民食之義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一月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

八年春一月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侯待也何注師出本爲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違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又何注曰加以吾辟實侯陳蔡故知魯史無以字而孔子加入以見義

甲午祠兵穀梁祠作治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處諸國並立之世非兵不足以立國故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所謂善爲國不師也國民皆能愛國冒死犯難善死者不亡也此皆孔子之大義爲據亂升平言之若太平世則大地合一天下弭兵可無須此此書者實明下滅盛爲魯所以惡之也

夏口月師及齊師圍盛

盛降吾師盛伯出奔

夏口月師及齊師圍盛

盛降吾師盛伯出奔

穀梁作郕

夏師及齊師圍成

成降于齊師

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何注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傳注云云魯史原文必作盛必作盛降吾師盛伯出奔而孔子削之改盛爲成諱降我爲降齊因並盛伯之以深諱滅同姓之罪董子繁露玉英篇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文雖諱之而其義之不可益著矣蓋孔子因于據亂之族制爲治最重種族故晉伐鮮虞則以伐同姓而降爲夷狄伐猶不可況于滅之此其罪無可言益明矣故據亂世爲愛種族之世升平爲爭種族合種族之世太平則一切大同種族不分無種族之可言而義不必立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于邾也穀梁先師不聞此非常異義未見發明

秋師還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何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孔子以滅同姓特罪君而赦衆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何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專著弒君而代之罪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此明國人所共殺必爲罪人之義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

□月□日公及齊□□盟于暨

□月□日公及齊□□盟于暨

□月□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公羊傳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何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此明鄰君納君惡可納而不納魯史原文有大夫名孔子改爲大夫以明尊卑不敵公不與大夫盟之義今歐美各國立約皆孤使臣其君不直爲之亦此義也合衆大夫可以敵君民主國與君主國交涉之義也無君則以衆大夫主國事共和之義也國有內難則鄰君得制命此又一義也未嗣賤而不錄又一義也此經凡合

七義魯史當有月日孔子改之以著諱內惡及不可渝盟之義

夏公伐齊納公子糾

夏公伐齊納公子糾

夏公伐齊納糾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又發納鄰君交際之禮何注曰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公子與國爲體無臣異國之義此孔子之大義故趙王孫降元所以見譏屈原不去楚所以稱義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

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於齊惡之也孔子甚稱桓公而于其立也詠之爲篡又惡其殺兄絶不少恕蓋論功與明義故不同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傳

八月庚申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八月庚申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傳丙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何注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此明無誠心復讎者僅取其名則不與

九月齊人殺我殺子糾

九月齊人殺我殺子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殺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何注君薨稱子著其宜爲君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明殺鄰國宜爲君者同于弒鄰君之罪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孔子貴隱死庇難之義以發明鄰國得庇奔亡其有不能庇者則微弱可恥今公法各國皆得隱死庇難吾以戊戌之難庇于英國僞政府索之英相沙士勃雷謂吾駐使曰昔法索逃

人前相某誤交之爲議院所攻而去位子欲去我乎蓋深以不能庇亡人爲恥猶行此義吾在日本而日本不能庇其亦可病乎蓋
鄰國危難者君臣所時有隱死庇難爲文明之通義十室之家猶
許之若孫賓之匿趙邠卿孔融之納張儉季布之藏朱家蓋仁俠
濟人爲孔子之大義也然則閉戶自善者非孔子之所許明矣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
齊也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何注時魯新
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此明國小微弱可恥之義孔子之爲國
一家圖强激厲君民之意切矣

十年春一月口口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春一月口口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公侵宋

公侵宋

二月公侵宋

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或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魯史原文當無月孔子加之以著驕武結怨多樹眾敵之禍又明有數罪當舉重者之義

宋人口宿

宋人口宿

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

臣之也何君述曰說曰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還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還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絶穀梁傳還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還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魯史本無月孔子加之以著滅人及不死社稷之罪魯史未必作還孔子筆爲還字以見未失其國已因而臣之也子沈子爲公羊家先師述其曰說也滅人者奪人之自立不死社稷者不能守其自立皆孔子之所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曰公敗宋師于乘丘穀梁分二節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何君述曰說曰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魯史原文有曰孔子創之以著強內之義蓋物我並立而義先于愛我競爭存立而勢先在強內故人人有愛國之心則恥于微弱見凌而喜于內強得勝至于見犯近邑折衝不能及遠國之恥也如日本甲午年之深入遼東破蓋平遼陽旅順不能保護其民安得不恥故孔子發國君當強折衝當遠之義又發臣子順美匡惡之義焉國勝有美而頌禱之亦據亂之義也若升平太平世則天下爲公兩國相戰皆犯公理又非孔子之所許也故曰春秋無義戰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獲蔡侯獻舞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獲蔡侯獻舞歸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

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君述口說曰皆取精詳錄也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魯史原作楚字孔子改為荊以惡之何君所述皆先師所傳孔門春秋大義也孔子假春秋以行王法託七等以進退善惡如此等微文亦非藉口說無可解者若東閣二傳獨抱遺經而究之必不可得也楚之稱荊蓋夷狄未通華俗如今言非洲各國多不能舉其名但舉非洲以統之不若波斯突厥之能舉其國故為最賤也至波斯突厥之舉國又不若言英德法美之君臣或舉其名氏官爵則更進文明而親之矣即今日已有此數等進退此亦人之情也孔子衰貶當世大人威權有勢力者慮其說不行故文辭順孫令主人讀者亦不知其罪而罪遂著于萬世此亦聖

人之權實並行也傳又云蔡侯獻舞何以名獲也曷為不言獲不與夷狄獲中國穀梁傳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或魯史原作獲或作執然以歸二字必孔子所筆削穀梁以荊為狄與公羊同以明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二傳同義春秋無達辭從變而移其後書楚子入陳則又以楚為中國矣蓋孔子之貴中國者貴其禮義也貴其文明也不欲無禮義人之犯有禮義人不欲野蠻人之犯文明人然後人道益以進化否則五胡之亂晉遼金元之亂宋同人之破羅馬君士但丁其損于文明而害風俗令人道退化故孔子不許夷狄敗中國獲中國也若太平則夷狄進爵天下如一則舉大地非洲美澳同歸大同一切平等又無所謂許不許

也故春秋之治與時變通不能泥一義要在因病發藥若病除亦不須藥又不可泥守舊方矣

冬齊師滅譚譚子出奔莒

冬齊師滅譚譚子出奔莒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魯史原文當有出字孔子削之何君述口說曰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魯史無月孔子加入以著國亡不死位之罪孔子極惡偷生者故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十有一年春一月

十有一年春王一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秋宋大水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君述口說曰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

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何注時王者嫁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大率貴重之人過國則書之今歐美各國猶然此爲之例

十有二年春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
言歸焉爾何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書書歸
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
有五廟存也此孔子發興滅國之義而恩錄吾女也
夏四月
無說義與前同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
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

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
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
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
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
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
手劍而叱之萬臂擬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
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
及卑也仇牧閑也此著弒君之惡而美死節之臣大義昭然為二
千年之法歐陽修作五代史立死節死事等傳激厲之于是晚宋
明季死節倍盛從此義發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無傳何休述曰說曰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
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

案周桓王崩於魯桓公十五年以馬遷史記考之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莊王崩當在魯莊公十二年魯史原文當記崩今經文無之疑孔子修春秋時削去然二傳無說故不可考

十有二年春齊侯宋公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公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穀梁齊侯作齊人邾婁作邾）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

魯史原文作齊侯宋公孔子筆削作人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范甯曰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接古者諸侯出于各土司互相兼并而成五相推尊即為天子如湯之十一征而諸侯皆朝武王孟津會而諸侯八百來歸文王當紂時已三分有二為西伯而稱王是也公羊之伯即孟子所謂霸希臘所謂代蘭得也歐人所謂該撒也以力服諸侯而未能全定故不敢王而稱為霸項羽尚稱西楚霸王則古者未嘗以為不美之稱也天子衰弱則有強侯起而代執其政若昆吾大彭豕韋皆然入周時尚無之至桓公乃首為霸者至晉文楚莊乃互爭之而晉世為霸此如日本之大將軍自足利鎌倉織田豐臣德川五氏執日本之政而天皇僅守府舉國安之此亦日本之五霸也惟當時霸者雖無天子之命須待諸侯公推以有強力而得衆心能保護諸侯者為之如今德國之二十四國之尊普王意國之十一侯之共尊薩諦尼王亦其比也德國千年之該撒皆受封於教皇吾嘗見沙立曼跪受教皇封該撒圖但古之霸者上有天子團體不堅不如德意之別團一國耳管子封禪七十二家霸者亦得為之則自以為天命周時諸侯皆朝于霸國而未嘗一朝于天子則幾與移朝無異特如日本大將軍之未廢天皇耳當土司初升為列國而列國分長爭強時期自然有王霸二義此據亂天然之

君體如升平世之有君民共主民主之二政體也桓公出自公推故孔子託以立衆國公推伯者之義何注曰桓公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

夏六月曰曰齊人滅遂

夏六月曰曰齊人滅遂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知魯史原文有日孔子削之以著其微國此據亂世制也地球各國並臻文明則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矣何君述曰說曰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此孔子特著霸者滅國之罪

秋七月

秋七月

無說義同前說

冬曰曰公會齊侯盟于柯

冬曰曰公會齊侯盟于柯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雖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魯史原文有日二傳同說孔子削之託以美要盟之信之義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無說

夏單伯會伐宋

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何君述口說曰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此刺不信為一義分別從義兵不義兵之後為功惡深淺為第二義此孔子大義亦公理也如俄國攻突厥英倡義兵拒之法先從則為功厚英之抗拿破侖俄後從之則為功薄然此亦據亂之法也太平世無是穀梁傳會事之成也范甯注曰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此穀梁不傳大義

秋七月楚人蔡

秋七月楚人蔡

秋七月荊人蔡

穀梁傳曰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此說與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說同故知二傳口說皆同但所置之經文條下各異耳然而異經而同義夫義則孔子所竊取學者但求其義則二傳既全同矣何必責其經文條下之同乎必通此義例乃可無墨守廢疾之爭而不致同室操戈以致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轉令偽左得售其奸也魯史原文當作楚孔子改為荊以著七等進退之義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穀梁傳復同會也范甯曰諸侯欲推桓以為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蓋周時未嘗有霸齊桓創霸為春秋第一大事如近世拿破崙創霸歐洲各國皆從之普威廉第一主盟于德聯邦從之史皆多詳其事也眾國公推尤為盛舉故孔子再詳之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穀梁傳復同會也范甯曰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于此此亦鄭重推伯之舉觀普王威廉之覇德浮認薩遜滑敦伯巳登各國皆頻爲會同其事效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說見前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鼻穀梁無婁字見作郳

無傳范甯注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

鄭人侵宋

無說

冬十月

無說義同前

十有六年春一月

十有六年春一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無說

秋楚伐鄭

秋楚伐鄭

秋荆伐鄭

無說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穀梁無公字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何君述口說曰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也此必爲孔子微言此美齊桓之率諸侯而尊周

託此明尊王之義當時列國風俗爭霸不爭王故猶能尊王也如
歐洲中世之霸國藉教皇而加冕雖拿破崙亦然穀梁所傳經文
無公字蓋後學傳寫不一疑穀梁是也蓋魯與齊爲讐故公見疑

曰曰邾婁子克薨

曰曰邾婁子克卒邾婁穀梁作邾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何君述曰說曰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
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
八年此似德國之呂伯雷漢堡等小國之從普同則進之也又若
希臘門的內哥等國君之卒今大地亦錄之矣魯史原文有日孔
子削之以著漸進小國之義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穀梁作詹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

甚佞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
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
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何君述曰說曰爲甚佞故書
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
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明遠佞之義而
又明罪未成不能執討之法凡二義讒佞之搆人能交亂四國故
詩詠貝錦乃至投畀有北也

夏遂人盡瀸齊戍

夏遂人盡瀸齊戍穀梁瀸作殲

夏齊人瀸于遂

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
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
遂柰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

殲焉此謂狎敵也何君述曰說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
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英國滅印度印度人之殲
英一夕盡同此義也稱人者衆辭也魯史原文當作遂人盡殲齊
戍孔子改之以明齊戍之罪且明敵不可狎之義有分土無分民
是孔子微言卽非吾國之民亦愛之此孔子之大仁也其有不愛
他國之民而戍之致害者孔子所不惜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
逃何君述曰說曰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止執稱人嫌惡未
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
惡者惡之此明惡受逃義之人又明行當本鄉里之義故漢時舉
孝廉茂才四行有道汝南月旦之評陳羣九品中正之法皆自是
出而後浮僞得止士知修行也此亦據亂世之義若升平世民多
游居不以鄉里籍貫限矣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案周莊王當崩於魯莊公十二年以馬遷史記考之莊王崩子釐
王胡齊立五年釐王崩當在魯莊公十七年魯史原文當記崩今
經文無之疑孔子修春秋時削去然二傳無說故不可考
十有八年春三月口口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三月口口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
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此孔子立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之禮而託此明之又以明天子諸

侯之富貴必有所尊也萬物皆本于熱皆生于熱大地實生于日
易曰大明終始大報本而反始祭天而主于日也各國之始多祭
日者波斯火教皆祭日至今行之此必太古之制孔子因以示天
子僤有所尊耳諸侯奉朔乃以尊日亦以尊天子也論語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夏戎伐我公追戎于濟西

夏戎伐我公追戎于濟西

夏公追戎于濟西

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
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
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
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魯史原文必有戎
伐我三字孔子削之以明兵未至貴豫禦之義託此明之又以著

爲中國禦戎可大之義二傳同說今俄日英法兵多先入境尚不
禦之實國防之大罪矣何君述口說曰言大者當有功賞又明追
戎當賞之義

秋有蜚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述
口說蜚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
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此孔子
深惡讒佞之人而託之災異以明之費無極以一言而殺太子建
亡楚國江充以一言而殺衛太子亂漢室李輔國以一言而閒肅
宗追死明皇近李聯英日造言以閒后廢上中國幾亡古今此類
不勝其數故詩稱交亂四國而欲投畀有昊也

冬十月
冬十月

無說義見前

十有九年春一月

十有九年春一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四月

無說義同前

秋口口公子結媵陳侯夫人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秋口口公子結媵陳侯夫人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

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何君述口說曰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為出竟地則更出地嫌上地自為媵出地也此明媵制一義明大夫無遂事二義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可專三義董子所謂春秋無達義隨變而移而一以奉仁人大夫無遂而又可專義相反而相成故孔子之義若圓環惟義所在惟變是宜不可以一端泥也無故而遂事則忘君關乎社稷國家之安利而託請命以誤國則忘國忘君不可忘國尤不可社稷為重君為輕故許其專也然此皆據亂之制蓋太古蒙昧之世有一妻數夫者亦有一夫數妻者而男子尤強故一夫數妻之制行之最久孔子一時不能削

之故爲之定其制天子娶十二女諸侯九女大夫三女士一妻一妾庶人匹夫匹婦皆量其受田之多寡以爲之次第觀今土司中亦隨意取民女無數而秦漢隋唐後宮萬數唐太宗三千宮女放出宮以爲美談昔埃及羅馬日本後宮皆千今突厥王宮嬪八百蓋一夫多妻之世至國主尤爲無限孔子定此已爲減之又減亦不得已之制欲其易行者也然男女同爲天生之人類本無高下特以男强女弱積久相凌然孔子制昏禮首曰下達又曰妻者齊也義本平等升平之世必一夫一妻相平然如今歐美之制仍復妻從夫姓妻居夫室以夫爲家仍未平也若太平之世則凡人類只能謂之爲人不別男女人人獨立人人平等其爲夫婦如交友然固無相從只有合好而已蓋大道循環太平世之制去據亂最遠而去原人最近然其制雖相近而其理實最遠也二國並媵此亦當時舊制而孔子因之何君述曰說曰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

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閔媵路何君又述曰說云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魯史原文當作陳侯夫人孔子改爲陳人之婦又魯史有日而孔子削之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說見前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春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痞也大痞者何痾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無說義見前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我

無說

二十有一年春一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薨

無說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無傳何君曰春秋慕明者書葬

二十有二年春一月肆大省

二十有二年春王月肆大省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穀梁作眚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何君述曰說曰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乎

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穀梁傳肆失也責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何君述口說曰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此明婦人繫夫繫子一義以姓配謚二義婦從夫尊三義蓋據亂世而言若升平太平男女平等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人人有特立能力無論男女儘可專行正不必拘拘於繫屬也

陳人殺其大夫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魯史必作大夫孔子改爲公子以明公子視大夫之義公羊無傳何君曰殺君之子重也

夏五月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此必非魯史原文而孔子特筆也

秋七月丙申公及齊高傒盟于防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秋七月丙申公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

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魯史當有公孔子削之以明君不與大夫盟之義今歐洲猶行之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何君述口說曰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此孔子特筆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此發惡諸侯外淫之意託此以明之見君淫之可危也又明盟會宜信之義齊桓有信故人信之春秋不書日不書致美桓公之以冠裳不以兵車也從來邦交盟會不可陳兵

以脅盟唐廣平王之見挾渾瑊之幾虜楚懷之入關見留于秦夫差陳兵遂脅于晉鄭伯邾子之因會見執春秋戰國以盟會致危多矣此實亂世之風野蠻之舉孔子所極不取也惟尊俎雍容無虞兵脅今泰西各國兩君相見從官無幾並無衛兵實以公法可信斷無虞脅之事此實升平之舉近于文明矣而齊桓先倡此義故春秋特許之亦以深明邦君相見無詐無虞之交也

王使祭叔來聘

王使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君述口說曰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公穀異義寰內諸侯爲內臣不許外交已見前經當以絕淫人之說爲然見諸侯淫人則天子當削絕之

而不當下聘之也魯史原文當有王使二字孔子刪之內臣無外交亦是據亂之義推之升平世則交通日廣可有外交至太平世則無內外之可言矣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何君尸口說曰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二傳同義皆譏淫也諱尸女爲觀社無事爲觀則非禮自見特明無事不出竟之義又明社義及祭社之禮祭爲報德乃孔子大義土生萬物居人民故祀其功德社爲土神天子諸侯皆有土故祭之荀子曰郊止天子社止諸侯其大夫成羣立社及民社皆舊俗漢時有枌榆社至今鄉里皆有社因舊俗也孔子則已裁之矣但據亂之世當存爲有土之祭又當據亂君主專制政治得失恒必由之劉宋前後廢帝齊周後主及隋煬帝皆無事遊觀亡其國況于越竟乎若今泰西各國君主多越竟觀賽會者然益增其知識無損于國政若與中國得失絕相反者蓋歐洲各國皆有議院行政君主非專制無責任故可肆意遊觀其政體與中國相反故行事亦與中國相反而得其宜蓋據亂之世專制君主責任最大故不得無事遊觀此義是也升平之世君民同治人君無責任故可無事遊觀知中國與今歐洲之異即可知據亂與升平之異所謂相反而相成時變而各宜也故中庸稱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所以爲時中之聖而得大道之通也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楚子使其大夫來聘

楚子使其大夫來聘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何君述口說曰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孔子設三世之義太平則遠近大小若一由據亂至升平夷狄皆當漸進之故稱人此如高麗安南之被中國之禮學中國亦親其使過于諸蠻也頃高麗始創使歐歐洲諸國亦漸親之近如巴西墨西哥之始遣使來中國此皆進化自然之理勢也日本被王仁之學始通使于隋漢安帝時大秦始通使漢史特書之亦此義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來朝

蕭叔來朝公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何君述口說曰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此明國重君輕蕭叔未入國而僅見公故不言來朝魯史原文當作來朝孔子改作朝公

秋丹桓宮楹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何君述口說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此明天子諸侯宗廟之制既譏僭飾又

譏誇示娶女也

冬十有一月曰曰曹伯射姑薨

冬十有一月曰曰曹伯射姑薨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無傳何君沈吉說曰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據亂世詳大國而畧小國如今英俄之君喪則易詳之至荷蘭比利時之君喪則不甚詳矣此亦理勢之自然至升平世交通更親則小國亦詳而日之曾史原文必有日孔子刪之以明詳畧之等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此明雖有賢覇主衣冠之會而莊公淫佚亦自可危故特日以明之

二十有四年春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四年春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丹桓宮楹丹桓宮楹

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二傳異義當以公羊爲是以春秋重改制親迎得禮故書之若惡烝佚則已屢貶前文矣娶三月然後見宗廟成婦禮此乃孔子特制蓋夫婦之事至重終身偕之非與居處數月熟識其性行信其可偕老則不可成夫婦也禮記女未廟見則未成婦若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其義至明如使三月內遽成夫婦則無歸葬于女黨之理聖人制禮斷無此不情之舉後世一日相見即成夫婦先配後祖不待三月而廟見男女性情未必能相知意見未必能相得而强成夫婦于是反目日生乖戾仳離大亂于家此實不愼于始交而速成之制故也

夫婦皆不行孔子三月之制故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柰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何君述曰說曰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入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此許夫婦有立約之義據亂世男尊女卑夫婦聽命于父母媒妁本無立約義然有約亦是人情故不爲惡至其所約爲遠媵妾之事尤非大惡蓋據亂之世男尊女卑故一夫數妻乃因于太古極多妻而裁節之以從其時俗未得其平非正道也至升平之世則一夫一妻乃爲平等之正道魯夫人當據亂世而立遠媵妾

之約雖非其時亦不爲惡至升平時則夫婦必以立約必以遠媵妾爲義矣若太平世則人人獨立人人平等男女皆爲天生之人各聽其相得而立約則非獨無妾媵之可言並無夫婦之可言矣此立約實爲非常異義今歐美之俗始行之孔子已先立之至穀梁謂不得以仇人子弟仇人子女鷹之祖宗尤爲大義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何君遽口說曰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士用雉雉取其取介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污內堅剛而外温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曰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禮大夫得郊迎夫人得見夫人公羊之說是也穀梁以爲禮大夫不見夫人蓋據亂之制論語子見南子可知大夫得見夫人後世用穀梁之說蓋嚴別男女然更非所論于升平時也何君更詳發五贄之義又明宗法皆集孔門口說所謂學海也上古親親故人種之發達賴于族制未有國土君長則賴族長以統攝之因天然之

親以別昭穆親疏之序因世襲之制以成大宗小宗之統其聚族愈强得地愈廣遂成爲邦國君主其進爲霸王分封子弟遂爲別宗虞夏商周之嫣姒子姬姜姞嬴芈之類是也孔子因族制而定宗法嚴男女而崇父子故中國至今聚族而居者萬千人分姓而系者百十代系緒條遠道里遐濶而親親如一所以國和人羣睦親人道故大地萬國中國人種最繁甲于各國宗法之所致也但孔子又明大夫不世不得專宗則惟天子諸侯有宗故今日族成宗法不能行蓋人漸平等人漸獨立既不能以宗子收養即不能以宗法攝制至升平世人各獨立則族制必變蓋昔者尊祖則收小羣升平尊天則合大羣此進化自然之理也

大水

無傳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君述曰說曰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賽叔子是也此明君臣之義三諫不從則去託賢曹羈以發之又明五諫之法孟子蚳鼃諫不行則去亦得此義蓋君臣非天合有去就之義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也

赤歸于曹郭公

公羊傳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

傳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懲之義此必有孔子筆削之文今不可考不敢妄言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何君述曰說曰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特發敬老不名之義託小國之臣以明老臣七十則不名命大夫不名之義已見前不如敬老之說尤深也後世人主名老臣失此義矣孔子之制于盛德之士不名上大夫不名老臣不名蓋君臣不甚相遠少近于平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薨曰曰曰曰葬衛惠公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薨曰曰曰曰葬衛惠公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絶國不絶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此明犯天子命罪同盜國不得葬也託此明之魯史原文有日月葬文孔子刪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公羊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何君述曰說曰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

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
爾董子春秋繁露脅靈社而不爲不敬日食可坐定其理至淺先
聖非不知之特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因于舊俗爲扶陽抑陰之
義借天變以警人君俾至尊挾大權者有所戒畏而不敢肆蓋神
道設教之意據亂世人性未善所不得已者哉
杞人來逆伯姬伯姬歸于杞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不修春秋當有杞
人來逆伯姬六字孔子削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傳高下有
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

鼓衆二傳說少異明大水有戒鼓駭衆之義用牲則非于社求陰
尙爲失禮之禮于門尤非也日食大水穀梁皆譏用牲當從穀梁
爲正
冬公子友如陳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
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
於朝輕也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穀梁有春字今本公羊無春字然疏標經文有春字注亦無去時之說當本有春
無說
夏公至自伐戎
無說
曹伯與戎戰于口口曹伯口滅曹殺其大夫
曹伯與戎戰于口口曹伯口滅曹殺其大夫

曹殺其大夫

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何君述曰說曰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此言君死社稷羣臣當伏節死義苟生之臣義所當誅五代死事死節之傳由此而立國防由此而成臣節由此而定中國數千年之立國以之其有豫先諫諍者則爲保國存君之人曲突徙薪功德最高若早聽其言君國可保故孔子特賢曹羈至爲諱其君國之危亡也不修春秋當有曹伯與戎戰于口口曹伯口滅十二字孔子削之以明此義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無說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無傳

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會來例皆時此明女有歸寧而無外會之禮蓋據亂制若太平則有別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歇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

秋公子友出奔陳

秋公子友出奔陳葬原仲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何君述口說曰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此明內難有外辟之義又惡君不用賢致遠辟他國譏史原文當作公子友出奔陳孔子爲之諱奔故如其本事改爲如陳葬原仲也

冬杞伯姬來

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此美霸者之信厚愛民能尊周而得諸侯也古者之霸希臘謂之代蘭得羅馬曰該撒皆執天下之政權如王者但名不同耳日本大將軍自足利鎌倉織田豐臣德川五姓柄國八百年其天皇僅擁虛位其臣民皆以大將軍爲有天下與周之齊桓晉文正同故春秋戰國之人開口輒言齊桓晉文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亦以爲其事則齊桓晉文與日本之史稱豐臣德川無異蓋古者萬千土司其强者併吞遂爲大國湯武亦由一侯國而號令天下與桓文同但湯武放逐前朝之王而自爲王桓文猶虛尊王者故名爲霸其實政權則一也觀魯公未嘗一朝周而頻頻朝晉諸侯皆有貢賦于霸國則與王者何別焉孔子尊王而抑霸定于一尊故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自是後世遂無此體不解其故但言霸則深惡之耳則不中於三代事情也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君述曰說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此明婦人既嫁歸寧及見出之義上古民如標枝如野鹿男女之道不嚴夫婦之道亦乖固隨意好合亦隨意離棄韓非子曰太公老婦之出夫也則古者有出婦亦有出夫習是為常撥亂之制先崇父子定宗姓崇父子則不得不嚴夫婦定宗姓則不得不主男系主男系則不得不刪出夫之條嚴夫婦則不得不嚴擇婦之法故出妻之義存焉人類之要莫如存種存種之法莫要于汰惡而留良然後人種日善晉太子遹之明慧以其母為屠家女太子遹遂陳市于宮中拍斤論兩親為屠者衛瓘女長白則其子善賈充女短醜則其子惡今生物學于汰種留良之法尤明今不娶之法少無母世惡疾世刑人亂家逆家皆不娶所以為擇婦之法嚴矣然于去婦之中猶定三不去之法以存忠厚也至宋以後漸少出妻則夫婦之道愈嚴凝而離棄之法不便行矣此撥亂之法若升平世男女漸平各有自主之權自有離異之事始則出婦漸則出夫今法國歲至千萬道若循環至太平則與亂世遠男女之事益行自由矣讀春秋當觀其會通乃可行其典禮故曰言不盡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

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何君述口說曰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此明大夫任重不得越境逆女之義又明諸侯女嫁大夫爲降尊與天子之女嫁于諸侯名爲尚主不正其夫婦之稱也唐太宗嫁女于房玄齡令執婦道尚是漸趨平等之義今歐洲各國王女亦必適于子亦人之同情也其有降嫁者則國人多非之

杞公來朝

杞公來朝

杞伯來朝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杞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春秋爲孔子改制之書專以明義與魯史之紀事不同凡萬七千文爲位名字皆假以張設以發明其制度義理不能以史之紀實求之董子曰假其位號以正人倫若不明此義則滕子杞伯紛紛刪之矣說見春秋爲孔子改制之書考

公會齊侯于城濮

無說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甲寅齊師伐衛衛師及齊師戰衛師敗績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甲寅齊師伐衛衛師及齊師戰衛師敗績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讀何註伐人者爲客伐長言之齊人語也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

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于人也此明授霸者以諸侯惡其再加侵伐故改魯史原文之師曰人以著之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薨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薨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　邾婁穀梁作邾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

秋楚伐鄭

秋楚伐鄭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孔子于楚始皆書荆蓋畧夷狄之辭也今野蠻無教化如非洲各國多不舉其國而稱以非洲

畧之也即春秋書楚爲荆之義

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穀梁無邾婁人三字

穀梁傳善救鄭也何君述曰說曰書者善中國能相救春秋于救兵無不善之

冬築微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明與民同山林藪澤之利國家不可奪而專之此平世之義也中國今猶行之然諸國並立競爭圖存講求財政日益加密固有不能已者取天地自然之利猶勝于重稅于民故多立虞至大同時一切與民共之必無是政矣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譏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此明當凶年

不可造邑之義上古近土司之俗力役之征例得使民孔子欲去之不能故為使民不過三日之義又曰使民如借故凡有所興作皆極惡之後世全用雇役則可以工代賑以此惠民矣若大地既通亦無一方饑饉之事又不必立凶年興作之戒此亦據亂升平之殊也

使臧孫辰如齊告糴

使臧孫辰如齊告糴于齊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

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何君述口說曰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此明立國當有積蓄豐年補敗雖凶災而不待外求又明諸侯當相歸粟不待告請故平日宜訂外交兩義不修春秋當作使臧孫辰如齊告糴孔子以國無畜積危亡立致故削使字如字改為告糴于齊以諱之此亦筆削之易見者葵丘之盟曰無遏糴孟子善之蓋據亂閉關為治故凶荒告糴可憂若近世萬國通商商人自經營之不待君臣之告糴此亦升平與亂世之異而三年之畜亦可廢也但外交不可不講此則為有國者不易之經故為不虞之戰備計苟未至于大同無國

界時儲畜于農實不可廢也且今備戰不可忘則儲蓄不可已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公羊傳新延廐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廐者法廢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此明不可數用民力皆據亂力役之世不可用于升平雍役之世矣此或魯史所無而孔子特筆

夏鄭人侵許

無說

秋有蜚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何君述曰說曰蜚者臭惡之蟲也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此明待貴者如初之義忠厚之至也法拿破侖第三之后既被擒而英德人待之禮如后他畧同亦平世之禮意不修春秋或無孔子據百國實書補入者乎

城諸及防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何君述曰說曰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春秋別嫌明微雖築城一二字而正君臣之義

三十年春一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公帥師次于成

夏公帥師次于成

夏師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鄟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鄟也

不修春秋當作公帥師孔子削之以著畏怯之義

秋七月齊侯取紀之鄟盡紀邑

秋七月齊侯取紀之鄟盡紀邑

秋七月齊人降鄟

公羊傳鄟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降猶下也鄟紀之遺邑也何君述口說曰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不修春秋當作齊侯取紀之鄟盡紀邑孔子筆削之曰齊人降鄟諱侯爲人諱取爲降以著霸功除惡之義既明功過相抵仍甚惡其不仁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廢國絶世人情所痛

孔子方將繼之既閔亡國又恤內女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齊侯與山戎戰

齊侯與山戎戰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慶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何君述曰說曰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人類平等戎亦天地所生此乃太平大義故譏迫殺以著不仁與子司馬子說同此眞孔子微言也今非洲黑人及各處生番中國苗猺之類皆天生人類宜並育于天地之間以其無教化驅之入山尚可殺之則不可也若荷蘭之迫殺亞齊土番日本之迫殺臺灣生番則虐矣美國人取烟剪之地亦驅之而不殺之得此義若其擾北燕則固不善也二傳雖少異兩無礙不修春秋當作齊侯與山戎戰孔子改侯爲人改戰爲伐而曰齊人伐山戎以明迫殺戎者當貶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何君述曰說曰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此戒臨民窺密之泄慢因明屏蔽及臺之義

夏四月薛伯薨

夏四月薛伯薨 卒

夏四月薛伯卒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弑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此明惡君不當朝之義

築臺于薛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何君述曰說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此明觀之限蓋專制之君慢游則害民觀宋前後廢帝及隋煬明武宗可監然此為據亂之世定之若民權議院之時君無責任則可遠遊此亦平世與亂世之異也今德主有宮在突厥希臘焉

六月齊侯使來以戎捷威我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何君述曰說曰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為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

時此月者刺齊桓懦慢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此戎以捷驕人又著恥國弱為人輕侮之義不修春秋當有使字有威我等字孔子筆削之以諱國恥又加獻文以見王魯之義

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此著罷民專利之戒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無說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友殺公弟公子牙

秋七月癸巳公子友殺公弟公子牙辛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

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寧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傷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鮮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何君述曰說曰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此見君親無將將則必誅之義一義也又明君臣之義誅不避兄二義也又明親親原罪賞從重罰從輕之義三義也不修春秋當作公子友殺公弟公子牙孔子削改爲公子牙卒以爲季子諱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何君述曰說曰公之正居也天

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日路寢二日小寢父居高寢子居
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
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此明君薨得正
之義又發天子諸侯三寢之制

冬十月乙未鄧扈樂弒子般

冬十月乙未鄧扈樂弒子般卒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君
位爲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踰年稱公不可曠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年無君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何君述曰說曰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

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曰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
降子赤也此著新君之禮孟子對滕文公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是也後漢北鄉侯懿立不踰月無謚不廟史不立紀猶行春
秋之義也不修春秋或當有鄧扈樂弒子般孔子削之加卒字以
爲尊諱

公子慶父奔齊

公子慶父奔齊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
也何君述曰說曰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
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
其罪不修春秋當作公子慶父奔齊孔子削之以著獄有所歸親
親者不探情暴罪之義

狄伐邢

無說

閔公名開周惠王十六年卽位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會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尤爲孔子大義何休迭口說曰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蓋孔子發父子主恩相隱故律許親親相匿原于此義也

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孔子明救鄰拒狄之義故獎齊桓之功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此明謚以成德葬後乃加之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何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

公子友來

公子友來歸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二傳同故知季子爲孔子特筆以明安國之功魯史原文必作公子友也來歸爲喜則亦必孔子特筆而魯史原文必不爾也孔子之惡季氏至矣惟于季友則極褒之聖人于物如鏡美惡皆因其本來無憾怒加美焉所以得是非之正也

冬公子慶父來

冬公子慶父來

冬齊仲孫來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二傳同義春秋繁露謂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又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是也夫以春秋爲有詭名詭實非有筆削改制之口說董子何敢言此蓋春秋爲孔子改制之書以爲發之空言不如託之行事之切明故假魯史託明大義非以記事也夫既託矣則一部寓言何名何實之可言後儒乃獨抱遺經究終始二千年買櫝還珠則僞左已行公羊穀梁已絕微言大義皆不傳矣以孔子之大經而遭滅若此豈不痛哉

二年春一月齊人遷陽

二年春一月齊人遷陽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

夏五月乙酉禘于莊宮

夏五月乙酉禘于莊宮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

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

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

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未吉者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二傳同義皆發譏不三年喪也喪

已二十二月何爲未畢則公羊義尤明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

月大書特書可爲喪服鐵據矣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正與使倍之

故再期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可以互證何注述喪禮士虞記

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

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四月也注文或作二十七月傳寫之誤按注義不相接也

考宰我問孔子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

子傳孔子之教勸滕文公服三年喪滕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先

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則是三年之喪滕魯千年未

行蓋因時服期故魯滕諸君不行三年喪閔公之不服三年喪乃

舊章通例本無可譏如使周時王章所定煌煌大周通禮何至千

年之魯滕先君不行而滕百官皆不欲也斷無此理矣蓋三年喪

爲孔子所改制而時人實未行之故禮謂至親以期斷三年之喪

加隆焉爾也蓋古喪皆期年至孔子而始加隆爲三年孔子立義

之本以爲人非天不生故尙仁人非父母不生故尙孝本立而道

生一切大道皆從此出父母于子腹育顧復三年子乃能自立孔

子之道尙報故報父母以三年託義于此以行于天下後世諸經略同之故墨子節葬篇非儒篇攻三年之喪謂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而自改爲三月喪若是周制墨豈能攻益知三年喪爲孔子所改制也漢時猶無定制故翟方進三月趙宣六年皆聽人意至晉武帝乃始制行三年喪鄭玄從劉歆僞古學而攻公穀其注中月而禫曰中間也謂大祥後間隔一月而行禫祭故爲二十七月晉世從鄭學定制喪服二十七月至于今以公羊禮記明明言二十五月而能攻去之亦大可異矣至唐王玄感以三年爲三十六月益謬不足辨

秋八月辛丑公子慶父弒其君開曰月日日葬其君閔公

秋八月辛丑公子慶父弒其君開曰月日葬其君閔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二傳同義以哀姜預弒不書弒葬者明不討母之義又明親親有緩追逸賊之道也母與叔父弒君爲人倫大變故立此義以定之

九月口口夫人姜氏奔于邾婁

九月口口夫人姜氏奔于邾婁穀梁無婁字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故知魯史作奔孔子筆削爲孫字何君述口說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夫人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去日以明有罪然又削奔字爲孫以明子無絕母之義

口口公子慶父奔莒

曰曰公子慶父奔莒

公子慶父出奔莒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何君述義曰慶父弒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魯史原文有日孔子削之以見弒君當誅絕之義

冬齊侯使高傒盟立我君而城之

冬齊侯使高傒盟立我君而城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會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

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二傳同義依此魯史原文必作齊侯使高侯盟立我君而城之孔子筆削爲高子來盟以明救正吾國之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無傳

鄭伯逐高克

鄭伯逐高克

鄭棄其師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君述口說云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弒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

則是棄其師也此明不可惡將而至棄師之義以見好惡不可不
慎薛安都之以師投魏可爲戒也不修春秋當作鄭伯逐高克孔
子削之曰鄭棄其師以著其義

春秋十二公公各爲一卷唯閔公附莊公下共爲一卷凡十一卷

漢藝文志春秋十一卷是也何君述口說曰繫閔公篇于莊公下
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易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
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蓋春秋一字一文定卷聯篇皆有大
義後漢北鄉侯懿嗣大位未踰年而卒不成喪不諡帝不入廟不
立本紀猶用春秋之義也劉歆爲左氏僞經改爲十二卷以閔公
別爲一卷去孔子三年無改父道之義矣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